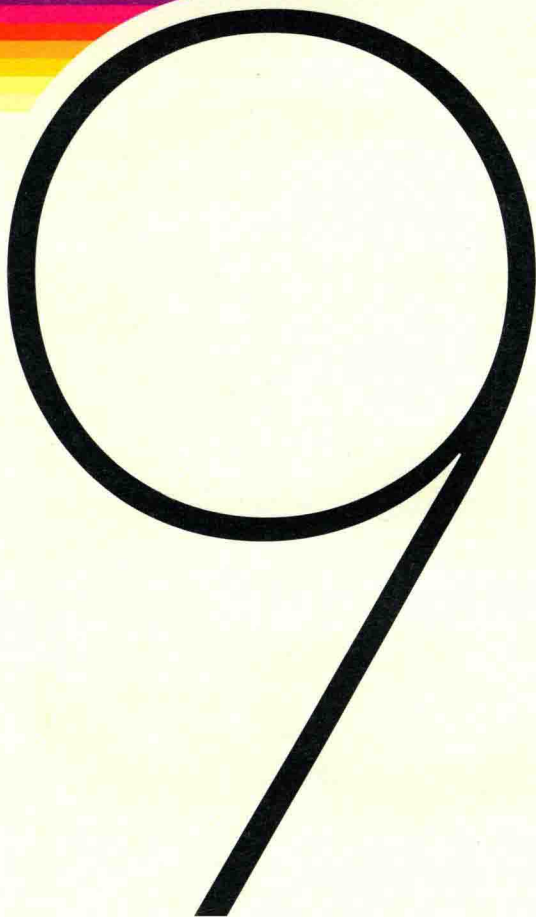


九个梦

杨嘉灵

著



Dreams

九个梦

杨嘉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个梦 / 杨嘉灵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420-4

I. ①九…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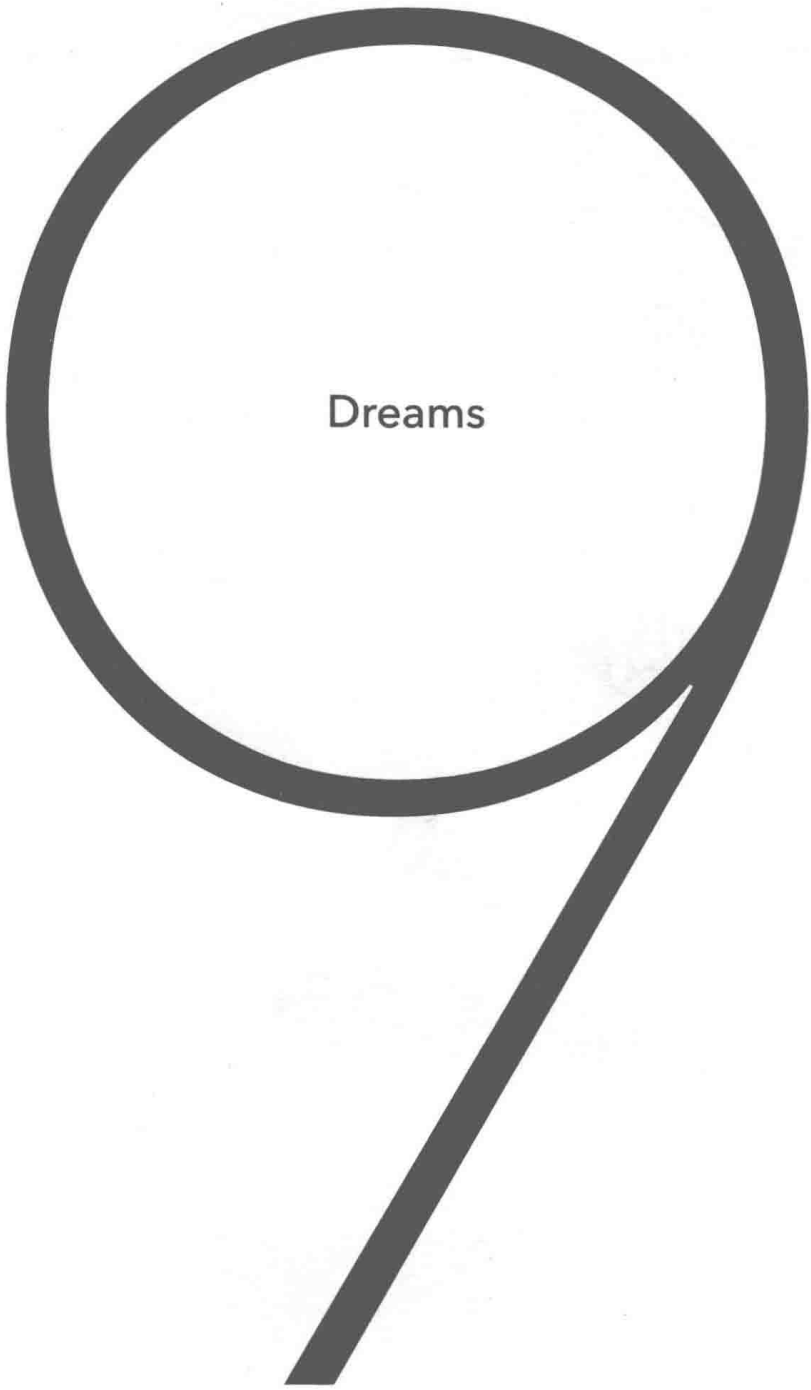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6990号

书 名	九个梦
作 者	杨嘉灵
统 筹	姚 丽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监 制	赖天成
特约编辑	赖天成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420-4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监制 赖天成 / 特约编辑 赖天成 / 装帧设计 丁威静

A large, dark gray number 9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top part of the 9 is a circle, and the word "Dreams" is written in a simple, black, sans-serif font inside this circle. The bottom part of the 9 is a diagonal line that extends from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circle towards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Dreams

目录

1	红珊瑚项链····· 001	7	游乐场····· 135
2	寻找小黄鸭····· 027	8	苹果树下····· 155
3	拉普拉斯的碎片····· 049	9	沉睡的少女····· 177
		0	后记：一个活在梦里的人····· 207
		4	一截沾着血的犬齿····· 069
		5	黎明前的微风····· 089
		6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111

红珊瑚项链

1

真实是奇妙的，比虚构还奇妙。^[1]

人们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嘲讽道，现实中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只有电影里才那么演的吧。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实生活中绝对有可能上演电影里最不可思议的情节，且不可思议的程度与其衍生于真实故事的概率成正比。也许你看到这里会不屑地哧一声，不过，先别急着做判定，等你听完这个故事，兴许便不能更认同我的观点。

这个故事原本是一个秘密。我之所以选择在多年后的今天说出来，原因有俩：首先，涉事人员已不知所踪，大抵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其次，我一直深受这件事情的困扰，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曾经有人告诉我，假使当初让你苦不堪言的事情最终能够消化成一个故事，那一刻便是释怀的时刻。而且每多一个倾听者，痛苦就会减少一分。所以，我恳请你耐心听完我的故事。

时至今日，我仍清楚记得父亲将他的秘密传述于我的那个夏天。

[1] 爱伦·坡《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

那一年，马英九连任，日本为钓鱼岛命名，二十五名中国人在埃及遭绑架，命运的齿轮在动荡不安中有条不紊地转动着。那是2012年，整个世界都在宣扬末日说。而我大学刚毕业，除了带回学位证书，还顺道捎回一个男友，父母很是欢喜，许久未下厨的父亲甚至为此献上了独创新菜式——三明治蛋饼（双层鸡蛋皮中夹着糖渍肉馅的煎饼）。而今逢年过节，父亲仍会给我做这道菜，菜依旧是那道菜，嘴里尝到的还是当时的味道，心里滋生的却不是当时的感受了。

男友是大学之前暗地里交往的本地人，由于生活背景的共通性，没有一丝尴尬便融入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饭后，他还主动帮母亲收拾碗筷，我回头做个鬼脸以示赞赏，便与父亲移步起居室。

父亲在沙发正中偏右的位置坐下，拍了拍身旁的空位示意我入座。他从水壶中倒出热水，烫洗茶壶、茶海以及两个浅口茶碗，取出茶叶罐，开始沏茶。

“哪儿来的？”父亲往茶壶中添了勺茶叶，朝我扬了扬眉头。

“定情信物，好看吧！”我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得意地晃动着脑袋。

“是红珊瑚吧？”

“嗯。”

父亲把泡好的茶水倒进茶海，分别盛入两个茶碗，将其中一个稍微推向我。

“听过红珊瑚项链的传说吗？”

我摇了摇头，以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啄了两下桌面，双手捧起茶碗。

父亲徒手扣着茶碗呷了口茶水，顿了几秒，缓缓咽下，继而开始他的讲述：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栖居在海边的一个村庄，男人出海打鱼，女人深居持家，世代代靠海维生，日子过得倒也算简朴安康。除了一件怪事——每年都会有新生女婴离奇失踪。传说那片海域藏匿着一只邪恶的海妖，趁男人出海时潜入村中，抢走刚出生的女婴，活活地撕成一块一块再吃掉，还把嚼不烂的骨头碎片穿成链子戴在身上。虽然村民已严加防范，还是免不了惨案的发生。直到龟爷出现情况才得以缓解。

龟爷，本名杨通，曾救过一只被困于礁石的老海龟，此后这只老海龟便频频尾随他出海，因而得此称号。那年，龟爷的妻子怀了身孕，为了防止海妖偷袭，他决定在妻子临盆前两个月停止出航，然而意外就发生在停航前的最后一次出行。离岸大约一个时辰，海面上拥来一群海龟，几十甚至上百只海龟将龟爷的渔船团团围住，纷纷用头撞击船身，发出“叩叩叩”的响声。起初，龟爷以为是海龟需要帮助，仔细观察，龟群只是一个劲地将渔船往行进的反方向顶，他扭头一看，阳光下，远处的村庄像星星一样在闪烁，这才悟出海龟的用意。

妻子早产了，是女儿，孩子刚被抢走。龟爷顺着妻子的指向，瞧见一个瘦小的黑影正朝西南方跑去，以身型和举止来判断应该是女性，距离不算近，但速度并不快，他三步并作一步很快便追上。黑影匍匐着攀上海崖，长长的黑发从头顶倾泻而下，包覆着整个躯体，像一只全身长满毛发的怪物。龟爷伸出手一拽，岂料这东西却像活物般从掌心滑脱，定睛一看，那一缕缕油汪汪的黑发竟是一条条手指般粗细的黑蛇，上百条小黑蛇顿时扭动

起来，惹得长毛怪脖子上的白骨项链连连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龟爷一个俯冲将长毛怪扑倒，从腰间抽出祖传的十三鳞鱼刀，猛地刺向她的咽喉，喷涌而出的鲜血瞬间染红崖石，长毛怪惨叫一声，瘫倒在地抽搐不止，头上的黑蛇纷纷脱落，化成一摊臭烘烘的泥水。龟爷拨开泥水，从中掏出一个粉嫩的新生儿，那串沾了妖血的白骨竟变成红色的宝石——红珊瑚。

龟爷将女儿和红珊瑚项链一同带回家，自此村里不再遭受海妖的侵害。

“后来，便衍生出这项习俗——给新生女婴佩戴红珊瑚项链，就可以保护她平安长大。”

“传说都是糊弄小孩的吧。”我将半空的茶碗置于茶盘边沿，不以为然地说道。

“世代相传的故事难免被神化，但是去掉添油加醋的皮肉，骨干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怎么说？”

“以上古神话为例，后人记载始祖伏羲为人首蛇身。首先，那个年代的‘文学形式’通常是口传叙述而非书写记录；其次，当时的人大多以兽皮保暖，或许伏羲穿的正是蛇皮长袍；最后，人心总是趋向偏离常轨，认定能为常人所不能者非常人也，不免在口口相传的描述中逐步神化了伏羲。比如，第一手叙述——伏羲，身着蛇皮长袍；后经润色——伏羲，着长袍身似蛇；最后演变成——伏羲，人首蛇身。”

“哈，那神农氏该不会是把牛角戴在头上做装饰，被讹传成牛头人身的吧？”

“给记忆添油加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你看到的画

面、听到的声音，都是经过大脑处理的再次呈现，而非刻板记录。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知识层面，以及价值观念各有差异，便注定每个脑袋中的处理器也不尽相同。因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样说来，好像每个人的脑袋里都住着一个大侦探。”我想起父亲送给我的十岁生日礼物——一枚镶着银色蝴蝶的发夹和一篇很老旧的手抄版小说，柯南·道尔的《皮肤变白的军人》。

“哪些是客观存在的，哪些是人为添加的，得根据自己的见识做区分。当然，经过筛选的答案也未必绝对正确，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的事情就是——”

“没有绝对。”还未等父亲说完，我便接过话头。

父亲耸了耸肩，给茶盘上两只半空的茶碗续上热腾腾的茶水。

“那红珊瑚项链的传说在现实中有站得住脚的论据吗？”

“有。”父亲啜了一口茶水，“咱们家族确实世代靠海维生，你的一些远房叔伯仍旧操持这门行当。而且，祖传的族谱有龟爷的记录，也记载了当年的女婴失踪案。”

“为什么偏偏是女婴？”

“有人认为，女性的生命磁场比男性强。女主阴，阴代表地，而地生万物。”

“强盛就要沦为牺牲品吗，太不公平了！”

“根据传说的描述，海妖也极有可能是女性。”

“那……记录中提到海妖了吗？”

“这倒没有，也有人说，所谓的海妖可能是海崖石窟里的穴居遗民。”

“石窟？”

“咱们老家南面的海崖沿线就有很多原始石窟，浅的两三米，深的三五百米，有些还从未被勘探过。石窟内部大多有地下水，只要食物充足，人便可以长期生活在里面。由于地势险恶人烟稀少，至少在那个年代，被发现的概率并不高。”

“可传说中的妖怪，又不是人。”

“如果你在石窟里住上几十年，看起来也会很像妖怪的。”

“问题是食物怎么储存，这不科学。”

“曾经有人在石窟里发现一只形状怪异的土瓮，颇有年代感，以为里面装着什么宝贝，打开一看，却是一堆臭烘烘的东西，像用某种矿物质腌制成的肉排。”

“能吃吗？”我吞了一大口茶水，端起茶壶给自己续上。

“分析问题时别忘了参考背景，闹饥荒的年代你奶奶还煮过树皮汤哩。”

“那世代相传的红珊瑚项链呢，咱们家怎么没有？”

“咱们家确实有一条。”

我疑惑不解地睨视着父亲，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补充道：“不过，都丢了好几十年啦。”

“怎么丢的？”

父亲将茶碗搁在茶盘中央，双手平摊在膝盖上，出神地凝视着前方，浓密的睫毛扑闪几下，像一台接到指令的计算器般迅速地从资料库检索出提问者亟待的答案。我知道这又将是一个披着神奇色彩的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电影中虚构的人物，也不是民俗中被神化的先民，而是真真切切的我父亲本人。

故事开始之前，父亲提了一个我以为自己早已知悉的

问题。

“你知道爸爸有几个兄弟姐妹吗？”

“就大伯一个啊。”

父亲摇了摇头，继而进入沉重的叙述。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将以第一人称进行复述。

不算很久的很久以前，我的父亲离开故乡，只身一人上省城闯荡。那时他十三岁，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跟着村里的老船夫出海学习捕鱼，可他偏不愿踏上祖辈打下的路。事实证明，父亲的确是一块创业的好料，仅到中年便在省城坐拥四家商铺。虽然常年经商在外，对于寻求帮助的同乡却从不吝于伸出援手，所以父亲在村子里的声望颇高。正是这些所谓的声望，差点让他摔得站不起来。

“人怎么能那么坏呢？”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那些平日里笑意盈盈的同乡，转眼便成了张牙舞爪的霸王，闯进我们家，说父亲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把能搬动的东西都搬走，搬不动的便就地砸烂，势必要搜出给父亲定罪的铁证。那是196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关押起来。白天被捆起手脚塞进笼子游街示众，晚上被泼冷水等着轮番逼供与教化，几个月下来，原本体格强健的父亲变得形容枯槁。情急之下，母亲将商铺的房契烧了，以致后来平反，这些铺面只能沦为无名铺收入公家。许多年后，父亲还带着哥哥和我去看过那些铺面。那条叫博爱南的商品街，左起四号、六号、八号、十号，这四间相连的铺面都是我们家的，或者说本应是我们家的。

那时我还很小，对于这一切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后来哥哥告诉我，父亲被塞进笼子推到街上，沿途被人投石子、砸臭鸡蛋、

丢烂菜秆，人群中既有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有昔日友好的街坊邻居，不少人还是父亲帮助过的。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些砸得最狠的，竟是接受过父亲恩惠最大的人。

“人性，是丑陋的，经不起考验的。”哥哥不止一次这么对我说过。你以为那些你帮助过的人，至少会在你落难时展现出怜悯之心，殊不知这些人往往最容易落井下石。

批斗告一段落，父亲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印刷厂进行改造。当时除了省城，大多数地方还没有通车，父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徒步跋涉了七天七夜，才抵达所谓的改造之地。从此，我们一家四口背井离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开新生活。

虽然日子大不如昨，母亲却绝口不提从前。她说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就够了。可惜父亲在那时的酷刑中落下病根，以致苦日子好不容易到头，却来不及享福就走了。

说到持家，没人比得上母亲。那时候物资匮乏，有口粥喝就很不错了，根本不敢奢望配粥的小菜。天气好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上山挖野菜，野菜吃光，便将满坡熟落无人问津的野椰子搬回家，把椰子肉刮成细丝，用粗盐腌制再晒成干，贮存在罐子里。煮一锅白粥，盛上热腾腾的一碗，从罐子里夹一点盐渍椰丝拌上，便成了我们美味的一餐。经太阳晒过的椰丝散发着一股奶油的清香，好比经磨难洗礼的家充斥着一股雨后的爽朗。

在我们落户的印刷厂宿舍，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人们为了抄近道，从别人家横穿而过回自己家是常有的事，过路时在别人家倒一杯水解渴也再平常不过，从来没听说过谁家丢东西。这个彰显邻里间优良德行的习惯，在我们到来的第二年便被打破了。

那天早晨，母亲把父亲刚领的二十块工钱塞进墙上的提篮，

便前往供销社领口粮，谁知领完口粮回到家，提篮里的钱却不翼而飞了。那时的二十块钱，可是我们全家四口一个月的开销。

“阿弟，妈妈出门的那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咱们家？”工厂实习结束回到家的哥哥得知我一直在家门前玩耍便询问道。

“我看见隔壁的翁阿姨从我们家经过。”

“还有呢？”

“没有了，就翁阿姨一个。”

“那一定是她拿走的。”

“不能随便诬赖别人！”

“妈，你想想，我们两家素无来往，而且她就住在隔壁，根本没有必要穿过咱们家。”哥哥再次向我确认，“阿弟，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经过咱们家？”

“嗯！”上午大部分人都在厂里干活，游荡在院子里的并不多。

“走，我们去看看。”

哥哥拉着我，直奔翁阿姨家，焦急的母亲像个小女孩似的，紧紧地跟在我们兄弟俩身后。翁家的大门虚掩着，哥哥轻叩两下，门便“吱呀”一声自行打开。

翁阿姨和她的孩子——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正端坐在一张小木桌前，津津有味地吃午饭。我瞥了一眼，桌上摆了两只装得满当的盘子，不仅有蔬菜，还有极其罕见的肉排。

“翁阿姨，您上午来我们家是有什么事吗？”

面对哥哥劈头盖脸的询问，翁阿姨迟迟不做回应，她的目光越过我们，扫向后方的母亲。

“是这样的，我们家丢了二十块钱，不知道……”